



万 毅



晨起推窗，凉意像一方浸透了山泉的薄绢，轻盈盈覆上面颊，带着草木清气与夜雨的余润。窗外梧桐叶尖悬着水珠，在煮微天光里幽幽地亮，一颤一颤地，欲坠未坠。远处的秦岭隐在晨雾深处，青黛的轮廓只洇出淡淡一抹，似远山含了半口烟，不肯尽吐。

这便是丹江的初秋了——什么都只给你一半：凉意半透，天色半明，连山也是半隐半现。偏偏这“半”字里头，藏着满纸写不尽的韵致。

循着青石板路缓缓走向丹江。巷子两侧的店铺才刚卸下门板，卖豆腐脑的大嫂揭开木桶盖，白气呼地腾起又散入凉风中，滚烫的豆香便只留了半缕在鼻尖。巷口老槐树下，几位老人的蒲扇摇得慢了半拍，暑气退了一半，心也跟着慵懒了一半。面前新沏的茶，碧叶在杯中半浮半沉，看得人眼里泛起薄薄迷离。

出城不过半里，丹江豁然横在眼前。秋水格外清冽，不似夏日般浑浊湍急，只不慌不忙地淌着，半是澄碧半是琉璃，水底卵石青赭错落，纹理纤毫可辨，如碎玉铺陈了满江温润。两岸稻田由青转黄，远远望去，像一幅未竟的织锦，这边绿得蓊郁，那边已透出淡淡金辉，中间则是青黄参半的缠绵，风

秋天的风

朱 鹰

秋天的风像一个明净澄澈的肥皂泡，用云淡风轻和绚丽多彩把整个世界与暑气炎炎的夏天隔离开来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霓虹初上的滨河步道，早已悄悄变了模样。枝丫上悬着未落的残红，长凳边有着软茸茸的明黄，步道上的落叶被风卷得打旋，路灯把人行步道浸得一片清亮。人们或坐在石凳上慢声细语，或是大步流星地顺风而走。人人都卸下了戴了一整个夏天的防晒装备，步履轻盈、神情从容地走进了秋天。立秋过后的“秋老虎”虽说厉害，但凭暑气怎样的徘徊与彷徨，却终究抵不过时序的力量。毕竟，已经是云淡风轻的秋天了。

沿着十里大道往东，越走越安静。夜色漫过山野，星光垂落山巅，白昼里轮廓分明的鹧鸪安然沉睡在细碎的星光里。群山绵延，千姿百态，有的像酣眠入睡的走兽，身形巍峨而神态憨然；有的像蛰伏的黑虎，身形矫健面露威严；有的静若处子，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，软软地匍匐在村庄边缘；有的蜿蜒若蛟，高低起伏，驾着高速和高铁缠斗着跑去了鹧鸪岭以外的世界。

鹧鸪岭脚下的山丘像妇人曼妙的身姿，变得更加轻盈了。车子沿着柏油路一路攀爬，颠簸，两个变换着远光近光的车灯像极了一双充满渴望的眼睛，在迂回低矮的山坳里找寻向前的方向。山路蜿蜒，树影斑驳交错，夜风一起，槐树叶簌簌落下，像谁藏在树影里，轻轻抖了一袖子的碎月光。车在岭头上停了下来，一个人站在鹧鸪岭的山头风里听着喜欢的音乐，眯着眼看向来路，迷蒙的烟雾里出现了一个身形佝偻、步履坚定的老汉，扛着从城里买回的物件，风尘仆仆地艰难走着。

小城里人声嘈杂，烟火依旧。烧烤摊上各种串儿滋滋地流油，热闹的人们扯着嗓子三五八九地划拳行令，玩着各种小游戏。喝得尽兴的人彼此搀扶念叨着“青岛不倒我不倒，雪花不飘我不飘”，执手道别后迈着舒缓的步子往回走。夜风起时，小城外安然静谧。熄了灯的房屋，像一个个闭着眼睛打盹的人，安安静静地隐在夜色里。飞天一样的雾带围在鹧鸪岭腰间，旷远而浪漫。此情此景，不禁让人想起“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；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”的诗句来。

满天星斗明暗交替，像把夏天未说完的悄悄话，全撒在了天上；满地萤火飞来飞去，像千千万万盏被风碰得晃悠的小灯，各有各的去向和归程。秋风刚卷着桂香飘过鹧鸪岭的山尖，一列火车鸣着笛钻了过来，带着夏天的热闹，“咻”的一声穿过鹧鸪岭，像风一样，头也不回地跑远了。



故乡的夏日，藏在层层叠叠的木槿花里。岁岁盛夏，木槿花如期盛放，白的素雅，粉的温柔。风起时花枝摇曳，暗香漫溢，这般熟悉的景致，总能轻易推开我尘封的童年记忆，也总能让我想起最思念的奶奶。

儿时的老家，被木槿花温柔地簇拥着。我家房前屋后栽种着二十多棵木槿树，高低错落，自成风景。有的枝干高度早已越过我的头顶，亭亭如盖；有的刚好齐肩，伸手便可触碰繁花；还有许多低矮的只及腰际，蓬勃生长着。木槿树年年开花，把朴素的农家小院，装点得鲜活生动。

夏风轻轻拂过时，满树花苞依次舒展绽放。它的花期格外悠长，从悄然初开到新

到处便起了细密波纹。田埂上狗尾巴草抽了紫红的穗，在风里款款地摇，又轻又软，恰似少女饮了半盏薄酒后颊边浮起的酡红。我蹲下身掐了一穗，茸茸的绒毛蹭着掌心，痒酥酥的，仿佛秋天正用她的指尖在我手心写下半阙未完的词。

沿江徐行，水声时近时远，如一支曲子在左右耳之间来回游移。岸边早起的妇人临水洗衣，棒槌起落的节拍和着潺潺水声，竟隐隐有了秦腔的板眼——快半拍是流水急湍，慢半拍是秋风低回。水面上浮着几片梧桐叶，半青半黄，打着旋儿向下游漂去，像一只只盛满晨光的小舟。阳光筛过稀薄的云层，碎成千万片金箔洒在江面，明晃晃的，晃得人微微眯起眼来。忽有一缕桂花香飘来，似有还无，浓时沁人肺腑，甜得人心里一软；淡时又仿佛被江水淘洗去了大半，只余一线若有若无的尾韵，撩得人伸长脖颈去寻。寻了半天，才见对岸庭院里几株金桂开了五六分，倘若开满反倒嫌腻，偏偏这半开的光景，那份欲诉还休的香气才最引人流连。

不觉踱至江边的葡萄园。丹风葡萄素来有名，此时正当令，架下一串串“紫珠”沉甸甸垂挂着，果皮上蒙着薄薄白霜，在斜阳里泛出幽紫柔光，像是被秋天斟了半盏陈酿，醉得不深不浅，恰恰好。看园老人坐在竹椅上，阖着眼似睡非睡，身旁收音机里秦腔咿呀呀唱着，声音被风剪得断断续续，只飘过来半句半句的，断章似的，反倒比整出的戏文更多了几分苍凉余味。我没有惊动他，只沿着田埂轻

轻走过。脚下的泥土松软而潮润，带着雨后半干的温存，踩上去微微陷落，仿佛连大地也在这初秋光景里微醺着。一只白蝶栖在葡萄叶上，翅膀半开半阖，犹犹豫豫的模样，像在掂量飞走还是留下，便是这一瞬的迟疑，恰恰合了初秋的性情。

日头一寸寸升高，暑气却又不肯全然退场，半暖半凉的江风拂上面颊，温存里夹着爽利，熨帖得刚刚好。寻一处葡萄架下的茶摊坐定，要了半壶新酿的葡萄酒。老板娘一面斟酒一面笑道：“头茬葡萄酿的，才启封，性子还温，正配这半寒半暖的天气。”酒液倾入玻璃杯，是琥珀色的，透亮里沉着一点浑厚。轻轻一晃，杯壁上挂着的酒痕缓缓滑落，半是酒泪半是光阴。呷一口，甜润里浮着微酸，尾调藏着一缕若有若无的涩，咽下去时喉间温温热热，仿佛含住了一小口融化了大半的秋光。半壶落肚，身上烘起薄薄暖意，方才的凉便退去了三分，余下七分的舒泰。耳畔交织着江水潺潺、葡萄叶飒飒的声响，被午后的阳光和微醺的酒意糅在一起，不知不觉间，人便有了三分醺然。

归途经过一片柿子林，树上的果子还青着，硬邦邦缀满枝头，却已有性急的鸟儿啄了几口，留下月牙似的浅浅伤痕。树下落了一层被糟蹋的果实，正慢慢发酵，溢出甜腻微腥的酒香，与江水的清冽气息纠缠一起，生出一种半甘半涩的奇异味道。我驻足凝望，见夕阳正不偏不倚地卡在秦岭山脊上，半轮红日被苍黑的峰峦削去一半，剩下的一半便红得分外浓艳，泼洒下来，将整条丹

江染成半江瑟瑟半江红的绝景。有渔人摇着小舟缓缓靠岸，船头破开水面，碎金向两边汨汨退去，一半在流光里荡漾，一半在暮色中沉寂。这一刻，初秋的美才完完整整地显露出来——它不是全然的绚烂，也非全然的萧索，而是一个“半”字贯穿始终的、处处留有余地的季节。如同饮酒，微醺远胜酩酊；如同看花，半开比全盛更耐寻味；如同临江，秋水半凉之时，才是最好看的。

回到住处，天色已半明半暗。西边的云霞燃尽了最后一抹橘红，东边的天际却已浮起半轮淡月，清冷冷的，像被谁咬缺了的冰玉。蟋蟀在墙角试了新噪，叫几声便停一停，那犹疑的调子仿佛在反复斟酌词句。窗玻璃上悄然生出细密的水珠，夜露下来了，一半凝在透明处，一半已无声地渗透进墨色里。远处丹江水声迢迢而来，不疾不徐，如大地平稳而深长地呼吸——那声音也是半满的，恰够你听见，又不至于喧扰了夜的沉静。

夜渐渐深了，酒意散了大半，心里却还留着一丝微温。就让这丹江秋色停在“半醺”的刻度上——不深不浅，不浓不淡，不前不后，恰好地醉着。窗外有火车汽笛声远远传来，仿佛从秋天腹地发出的呼唤，半是真切半是虚幻。合上眼，让那半壶残酒的余温与半江秋水的凉意，在梦境的边缘缓缓交融，酿成一个温润而克制的、不肯全醒亦不肯全醉的秋夜。

梦里头，丹江还在不紧不慢地流着，半江月色半江风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928期)

刊头摄影 杨 鑫

花香漫过旧庭院

刘军民

渐落幕，能延续好几个月。朝开暮落的木槿花，从不会让人失望，今日落花簌簌，明日新花满枝，一茬接着一茬开，让漫长的夏秋染满了花香。

记忆里最温柔的画面，总与裹着小脚的奶奶息息相关。每到木槿花盛开的时节，天刚蒙蒙亮，微凉的晨风带着花香漫过庭院，奶奶便挎着小小的竹篮，慢悠悠地穿梭在花木之间。奶奶步履细碎缓慢，脊背微微佝偻，在清晨柔和的光影里，留下单薄的身影。她只挑选洁净饱满、没有沾染尘土的花朵，指尖轻轻一掐，小小花朵便送进了篮子里。等篮子装满，奶奶便踱步回到院中，细细打理。她耐心地摘掉每一朵花的花蒂与花蕊，只留最柔嫩香甜的花瓣，一遍遍用清水淘洗。洗净的花瓣干净透亮，裹挟着山野草木独有的清润香气，是故乡夏天最纯粹的味道。

至今让我难忘的，是奶奶烙的木槿花煎饼。她把洗净的花瓣切碎，拌入面糊，淋上

自家压榨的菜籽油，在铁锅中慢慢摊平，小火慢烙。一会儿，清甜的花香混着面糊醇厚的香气，填满了整个小院。刚出锅的木槿花煎饼色泽湿润，入口柔韧筋道，软糯留香，清甜不腻。在物资匮乏的岁月里，这一盘简简单单的木槿花煎饼，于我而言，便是世间最丰盛、最珍贵的美味。那时的我，满心都是盛夏与繁花的欢喜。每到木槿花开的季节，我放学后一进家门就缠着奶奶，让她给我烙煎饼。那些漫长的夏秋时光，花香袅袅，烟火温馨，是我童年最难忘的记忆。

木槿花开了一年又一年，奶奶的烙煎饼温暖了我一年又一年。直到我十五岁，考入省城一所中专学校，背上行囊远赴他乡，告别了朝夕相伴的奶奶，也告别了故乡的小院。也是从那年夏天开始，我再也没有吃过奶奶亲手烙的木槿花煎饼。偌大的异乡城市，没有成片盛放的木槿花海，更没有那个日日为我操劳的奶奶。参加工作后，常年奔波忙碌，烟火匆匆，归家的次数愈发稀少，故

乡的花繁盛夏，渐渐成了遥不可及的念想。

岁月无声，思念有痕。我二十七岁那年，奶奶永远离开了我。从此人间山海，再也无人为我采花烙花饼，再也无人予我这般纯粹温柔的偏爱。此后，每逢夏秋木槿花盛开，我总会独自回到空荡荡的老家，静静伫立在熟悉的木槿花树下。二十多棵木槿树依旧枝繁叶茂，岁岁繁花满枝，花香依旧，风景一如往昔，只是庭院冷清，再也寻不到奶奶忙碌的身影。微风拂过花枝，花叶簌簌轻响，恍惚之间，我看见奶奶佝偻着背，拄着拐杖，迈着小脚，慢悠悠穿梭在花丛之间。万般思念翻涌心头，热泪总会瞬间模糊双眼。漫天盛放的木槿花，是故乡的夏景，是回不去的童年，更是我无论何时都放不下的祖孙深情。

人间百味美食，万般烟火风味，却没有一味能抵得过儿时奶奶亲手做的木槿花煎饼。这满院绵长的芬芳，承载着我全部的重真，也寄托着我对奶奶深深的思念。

刚放下背包坐稳，眼前突然一黑。高铁钻进了山洞，人也好像钻进了时光隧道。耳边传来一个奶声奶气的童音：“天黑了，睡觉。”

睡是不可能睡的，二十来分钟，眨眼间，商洛到了。

下高铁，乘公交，我们一行三人撞进了莲湖公园东门外的包子铺。

一面焦脆如金，一面软薄似绫，馅料是拳头大的、油润褐亮的一团粉条。辣椒水是牛油泼辣子、柿子醋、蒜水、芝麻、大料水调制的，包子铺的老板娘说，这样的“水水”，她的小店一早上要“喝”掉三四十盆。我不禁咋舌。

我学着商洛人吃包子的样子，把洗了辣椒水的粉条夹起，抖三抖，张大嘴巴一口吞下，软香鲜辣，口感着实丰富了许多。

莲湖公园的荷花开了，注目一池怡然独立的花中君子，想起我很久以前写的一首诗：“……请爱我红的蕊，绿的颈，泥的根，苦的心。”

时隔多年，没想到自己的心依旧 是苦的，我的眼里涌出了泪。那天是我的生日，在生日当天逃到商洛，来躲避人生十之八九的不如意，是无奈，也是缘分吧。高铁让我瞬间就跳出了地域的樊笼，真希望有一种时空挪移，让人也能瞬间摆脱红尘的纠结。莲湖公园蝉鸣连天，一个男孩手里捉着一只蝉，嘴里还在喊：“那里，那里……”

我们顺着孩子手指的方向，果然看到了蝉儿。按捺住想伸手的冲动，登上横贯公园中间的商州故城墙，不禁惊叹：“商洛人，真是豪横！”故城墙的每一处垛墙上，都撒着一小堆白亮亮的大米，鸟儿们不时飞来啄食。

商洛山地多，平地少，主产玉米、小麦、薯类和一些杂粮，稻田并不多见。能这样大手笔地喂鸟，令人称叹。垛墙上不仅有大米，还有饭后水果，看见一粒粒汁水饱满的青提，我有些羡慕，来商洛做一只鸟儿，也是幸福的。做一天商洛人，也是幸福的。公园的湖水边、清澈的丹江边，随处可见惬意休闲的人，走累了，可以随时躺平。水边设有躺椅，圆木枕，弧形腰托，对于我这腰椎不好的人，简直就是福音。午饭吃的是商洛大烩菜，上面盖满红烧条子肉和酱焖排骨，底下藏着吸饱肉汤的白菜、老豆腐和红薯粉条。

商洛地处秦岭南麓，是秦楚交界、古商於古道必经地。明清时期两次大规模的移民，使这里的饮食口味酸辣交融，兼具关中、荆楚风味。先取一个热腾腾的蒸馍，夹几片肥瘦相间的红亮条子肉，过过肉瘾，再就着红豆米饭，有滋有味地品尝白菜、豆腐、粉条，最后喝几口烩菜汤。一碗大烩菜，任你南来北往客，都得打几个香香的饱嗝。

秦岭博物馆形如玉璋，在这里，我们遍览秦岭山川万象，对话商山洛水的千年往事。在“VR 恐龙世界大冒险”的游戏中，我戴上设备，第一次身临其境地穿越到恐龙世界，沉浸式体验了远古山林场景……出了秦岭博物馆，便是商鞅广场。明亮的阳光、澄澈的天空和万千飞云，把博物馆和商鞅像衬托得无比恢宏。

天光渐渐柔和下来，云朵舒展飘逸。仙娥湖，这块嵌在连绵群山之间，通体碧绿的美玉，在我们眼前展现出绝美容颜。它处于丹江上游峡谷河段，湖水穿过两岸对峙的山峦，蜿蜒探向湖心的圆形小岛，形成了二龙戏珠的独特地貌。两头尖尖的铁皮船漂浮于苍青色的湖面。碧水荡过，粼粼水波缓缓向远处漾去，霞光流云下，我的心宁静又清旷。

旁边一位老者指了指凹凸山崖，“看那里，像不像一只卧虎，山洞就是老虎的大嘴，那里叫老虎崖，老一辈人说，早年是有老虎出没的。”

山风吹过，传来呼呼声，我的后背阵阵阴凉，半天没有人言语。暮色渐浓，漫天霞光洒在那座形似神女的陡峭崖壁上，崖壁纹路深浅交错，使临水而立的“仙娥”衣袂飘飘。

老者告诉我们，猛虎看到仙娥，也要乖乖避让的。说完，他踱着步子，慢慢向前方走去。小船在水面上摇晃着，摇碎了熔金般的水波，远处的水天连成一片。我突然生出跳下水畅游一番的冲动。回首眺望幽静的湖面，我恋恋不舍，不愿归去。

所幸，高铁为我插上了飞鸟般的双翼。从此，我随时可以像神女一样，云游商山洛水，舒展眉梢，做梦发呆。

